

馬來亞史

溫斯泰德著

商務印書館

馬來亞史

溫斯泰德著

姚梓良譯

商務印書館

这是一本簡要的馬來亞通史 (A History of Malaya)。著者溫斯泰德(R. O. Winstedt)曾任英領馬來亞官吏,根据他多年的經歷及考証著成本書。書中考証了馬來亞的原始种族,敘述了在馬來亞历史初期受到中国和印度在貿易、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葡萄牙、荷蘭、英国等殖民主义者拓殖和掠夺馬來亞的历史。本書提供了研究馬來亞及南洋群島方面的一些历史資料。在人名、地名及有关風俗、制度等方面,譯者作了一些注解,以便查考。

馬來亞史

R. O. 溫斯泰德著

姚梓良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統一書號11017·45

1958年8月初版

開本850×1168 1/32

1958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258,000

印張10 3/16

印數1—1,600

定價(7) 1.10

譯 者 序

馬來亞是東南亞的國家之一，位於馬來半島和它沿岸的若干小島上，北部和泰國交界，東部與東南部瀕臨中國海，西部與西南部隔着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相望。在它南端的新嘉坡，是東方最大的商港和軍港之一。它的領土沿着馬來半島延伸成一條長形地帶，自北至南達780公里，寬度在50—330公里之間，面積132,400平方公里，人口7,056,260人^①。一百多年來，馬來亞受英國殖民者的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被分裂為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三個部分。海峽殖民地系由新嘉坡、馬六甲和檳榔嶼三個地區構成，由英國殖民政府通過總督直接管轄。馬來聯邦由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四個土邦組成，各邦雖有蘇丹而實權操在英國駐札官（亦稱參政司）之手，海峽殖民地總督還兼任聯邦欽差大臣，其下設有聯邦輔政司，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各邦蘇丹僅有虛名而已。另有不參加聯邦的五個土邦——柔佛、吉打、吉蘭丹、丁加奴和玻璃市，則由英國派駐顧問，不但干涉各邦內政，而且掌握着絕大部分政權，蘇丹唯命是聽，形同傀儡。太平洋戰事爆發後，英國原想憑借它一向引以自豪的東方直布羅陀——新嘉坡——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可是開戰後不到二個月，由於日本法西斯軍從背後包抄，英國軍隊節節敗退，馬來亞在馬來半島的領土全部失陷，所謂“東方直布羅陀”的新嘉坡也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軍占領。在日本法西斯軍占領期間，馬來亞各民族的愛國志士，在共產黨領導下，組成游擊隊，嚴重地打擊敵人，不但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

献，还促使馬來亞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蓬勃高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馬來亞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尽管接管馬來亞的英帝国主义者用尽心計，施尽陰謀，想进一步奴役和掠夺馬來亞人民，頒布了所謂白皮書和藍皮書，成立了馬來亞联合邦②，实施了“紧急条例，进行瘋狂迫害，濫捕無辜居民，殘杀爱国志士，但在馬來亞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解放运动風起云涌，英勇不屈的馬來亞人民終於打垮了英国軍队的無耻进攻，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了一些讓步，同意讓馬來亞联合邦实现独立，讓新嘉坡实现自治。到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联合邦在它的首都吉隆坡正式升起了自己的国旗，結束了英国殖民者一百多年来的專制統治③。

* * * *

馬來亞有三个特点，是研究它的历史时所必須注意的。第一，馬來半島位于中国与印度的通道上，当东西交通之要冲，具有極重要的战略地位，十六世紀以来欧洲殖民国家葡、荷、英等所以要在这里爭夺基地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第二，它的主要物产橡膠和錫，产量均占世界总产量中很大的百分比，这两种战略原料的出产在馬來亞的經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也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在这里所要掠夺的主要經濟資源。第三，它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馬來亞的人口中，中国人最多，他們对馬來亞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首先，我們来談一談馬來亞与印度和中国的交通。它在远古时代已有高度發展，据考証，“公元一世紀时，印度人已在馬來亞境内建立居留地，傳播印度文化，而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也已在馬來亞居住”④。从公元前二世紀至一世紀时，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已在我国史書上記載下来，而这条交通路綫又与馬來半島有很大的关系。据汉書卷二八下地理志粵地条后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国，又船

行可二十余日，有譙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国；自夫甘都盧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見，有譯長屬黃門，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齎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数年还，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公元一年至五年），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譯使，自此还矣”。这一节记录，凡是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几乎没有一个不征引作为重要资料，对于其中所提到的地名，也紛紛考証分析，希望确定它們的方位，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有几处地名，虽然还没有比較詳尽的考釋，各家的意見还不一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但是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論从中国經东南亞前往印度，或是从印度回国，如取海道，必定經過馬來半島附近^⑥，从而可以証明它在古代东西方交通上所起作用的重要。

在公元三世紀以后，中国与东南亞各国的交通，愈益發展，我国載籍上也有較明确的记录。三国时吳主孙权遣使海外，曾經到达馬來半島与苏門答臘島；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錫蘭等地时，如循海道而行，也須通过馬六甲海峽。在这时候，中国和馬來半島各国不仅有貿易关系，而且华侨的人数，也逐漸增多。在半島北部的丹丹、盤盤、赤土、狼牙修等国，在梁書、隋書、旧唐書和新唐書等史籍中都已有关著录。到了宋代，更有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諸蕃志兩書，詳述东南亞各国的民情、風俗、物产、交通等，其中談到馬來半島各国情况的材料更为丰富。当十四世紀后半期，新嘉坡的馬來国家被爪哇的滿者伯夷王国毁灭后，它的首領拜里迷苏剌流亡到馬六甲，建立滿刺加王国后，曾經数次遣使

到中国，受明朝永乐帝封为滿刺加国王，其后中国与馬來半島各国的經濟、文化交流，更有进一步的發展，直到1511年葡萄牙侵占了馬六甲城，兩国的关系才一度受到影响，明史滿刺加傳記載道：“自为佛郎机（指葡萄牙）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这里所謂“取道其国”，就是要通过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方面來說，它的冒險家在三世紀以后与大食（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分占海上貿易权，虽然当时大部分的貿易仍操在中国商人的手里^⑥。到了五世紀末，由于馬六甲海峡中海盜猖獗，印度的海外商業几瀕絕境，因此不得不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寻觅一条橫越半島的通道^⑦。这些情况，都可以說明在古代不論从东方到西方，或是从西方到东方，如取海道，就必须通过馬來亞或其附近的地方。

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領馬六甲后，就建筑城堡，壟斷市場，控制海道，作为进一步侵略南洋和騷扰中国沿海的基地。經過了一百多年，他們的势力逐漸衰弱，由荷蘭和英国起而代之。馬六甲在1641年被荷人征克后，葡萄牙失去了东西交通要道中的重要樞紐，它在南洋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荷蘭人在这里称霸达180年之久，虽然希望与馬來半島各国进行貿易并企圖获得錫的專卖权，但是他們的重視馬六甲，主要的还是在于下面的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可以控制馬來群島与远东之間的孔道；第二，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占据类似的基地来擴張势力^⑧。由此更可知馬來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当荷蘭人占据馬六甲时，他們已經把馬來半島称为馬來亞，据荷蘭派駐巴達維亞总督狄門（Antonio van Dieman）的记录，他們的活動範圍，几乎包括着整个馬來半島。

英国人在十七世紀初期，鑒于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还很强盛，表面上和荷蘭合作，共同鎮压当地民族，但是暗中竞争得非常剧烈，矛盾也逐漸尖銳化，以至公开作战。当1623年安汶大屠杀案

發生后，英國人暫時放棄他們在馬來群島的根据地而傾其全力去侵略印度，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後半期，他們對中國的貿易逐漸繁盛，而從印度通華海道的咽喉却被別人扼住，因此又想在馬來半島獲得港口，作為船舶修葺停泊之所，在他們施展卑鄙無恥的欺詐胁迫的手段下，終於在 1786 年奪到了馬來亞北端的檳榔嶼，1819 年又霸占了馬來亞南端的新嘉坡，把馬六甲海峽的進出口控制住，使馬六甲失去了它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作用，逼使荷蘭通過 1824 年倫敦條約的簽訂，把它在馬來半島占領了很久的殖民地放棄，讓給英國殖民者去管理。兩國在南洋重新劃分了勢力範圍，加強對殖民地的掠奪。英國殖民者在獲得馬來亞的三大港口后，具備了向內地侵略的條件，于是就蚕食土邦，把整個馬來亞納入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而把新嘉坡建設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頭等的商港和軍港，作為他們進一步侵略遠東，壓迫中國的基地。所以我們認為馬來亞的戰略地位在它的歷史上具有巨大的意義，這種說法並不夸大。

其次，我們來談一談馬來亞的經濟資源。它擁有各種各樣豐富的天然資源，可是由於英帝國主義者要在这里盡量掠奪，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因而使它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具有典型的殖民地性質。這表現在馬來亞居民的主要糧食大米要大量進口，而戰略物資橡膠植物的種植卻在大規模的進行着，種植面積占可耕面積的百分之七十，產量曾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主要的是采礦工業，而主要的礦產是錫，產量曾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英國殖民者把錫礦砂在当地加工提煉后，作為重要的出口物資，其他工業却非常落后，使馬來亞居民所需要的工業品，絕大部分要從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由於橡膠和錫是馬來亞具有世界意義的物資，英國壟斷資本就有可能通過對這兩種產品的投資來進行對馬來亞人民的掠奪。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扼要敘述一下馬來亞橡膠業發展和變化的歷史，以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尖銳矛盾以及英帝國主義者掠奪手段的殘酷凶狠。橡膠樹原產於南美的阿馬孫（Amazon）地方，是一種野生喬木，1877年由英人移殖在海峽殖民地。由於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國家因汽車工業蓬勃發展而需要大量橡膠，促使馬來亞的橡膠園迅速發展，從1910年到1920年的十年間，橡膠的產量幾乎增長了500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項戰略物資的價格飛漲，使經營橡膠業的資本家們獲得高額利潤，但在戰爭結束後，世界橡膠的產量，由於資本家盲目擴大生產，得到的結果是供過於求。英國的壟斷資本家們雖然想盡辦法，企圖用限制橡膠出口的手段來抬高價格，終因美、英、荷等帝國主義國家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頹勢無法挽回，當1932年8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时候，橡膠的價格從1922年初每磅值7—8辨士跌到1.9辨士，使馬來亞的許多橡膠園紛紛倒閉。橡膠園中的僱傭工人包括華僑和印度人在內大批失業，愈益貧困痛苦。自此以後，馬來亞的橡膠業就不能恢復過去的繁榮，特別是在日本法西斯軍占領期間，橡膠樹被大量摧殘，產量銳減，1945年僅產8,600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美帝國主義者瘋狂備戰，大量囤購戰略原料，膠價又飛漲，引起了資本家們貪得無厭的欲望，使馬來亞的橡膠產量又迅速增加，1950年曾達到700,000噸，為戰前最高產量的140%，但是從1951年起，由於英國追隨美帝的禁運政策，自食其果，膠價回落，到了1954年3月，價格跌到1951年最高價的22%，產量也降落。在這一年以後，英國殖民者放鬆禁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恢復向馬來亞採購橡膠，才使馬來亞的橡膠產量又逐漸增加。英國壟斷資本在馬來亞橡膠業的投資，占橡膠園投資總額的54%，獲得了巨額利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每年所分到的紅利，高達資本額的50%，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也获得惊人的高额利润,例如联合苏亚贝东橡膠园公司在1950年获利1,436,000英鎊,所分股息达到票面价值的50%,1953年大巴橡膠园有限公司获利613,475英鎊,金巴斯橡膠园有限公司获利754,902叻元^⑧。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英国殖民者为什么对橡膠树的种植特别感到兴趣了。而且每当膠价跌落时,首先遭殃的固然是馬來亞的工人群众,但是馬來亞的民族資本也遭到摧殘和压迫,倒閉的大都是馬來亞民族資本所經營的小膠园,英国壟断資本所受損失較少,反有利于加强壟断,加紧进行殘酷的剝削来保证自己最大限度的利潤。

至于馬來亞的錫矿業,在很久以前,早已享有盛名。九世紀时,阿拉伯人的記載曾提到馬來亞产錫。我国元代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中也有叙述,該書彭坑(即彭亨)条云:“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腦子、花錫、粗降真”。丹馬令(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六坤)条云:“定婚用緞綿、白錫若干塊”。到了十五世紀滿刺加王国时期,錫已成为交易的通貨。明馬欢瀛涯胜覽滿刺加国条云:“花錫有二处山塢錫場,王命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鑄成斗样,以为小塊輸官,每塊重官秤一斤八兩,或一斤四兩,每十塊用藤縛为小把,四十塊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錫行使”。在歐洲人侵入南洋以后,馬來亞的錫,一直是他們垂涎三尺而不肯放弃的东西。“当馬六甲还在葡萄牙人掌握时,錫的营利,已足以充实国庫,并可中飽私人的腰包。自从荷蘭人統治其地后,自始至終,錫仍高居在貿易的主要地位,并且是促使荷蘭人和半島各邦通商的动机”^⑨。荷蘭人处心积虑,想夺得錫的專卖权,压迫产錫各邦的苏丹訂約供錫,甚至用武力来威胁,进行血腥的暴行。1649年荷蘭东印度公司在馬六甲集中的錫达770,000磅,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数量了。至于在馬來半島經營錫矿的,最初絕大部分是华侨,到了十九世紀的后半期,在霹靂發現的新的产錫丰富的矿区,成为英

國殖民者在馬來亞擴張勢力的直接推動力，他們利用馬來亞的封建割據狀態，干涉馬來各邦的內政，一步一步地加緊侵略，同時并以雄厚的資本和新式的機器，來排斥華僑所經營的采錫工業。據統計，1910年華僑在馬來亞經營的錫礦，產量占總產量的78%，歐人經營的只占22%，但是到了1951年，華僑經營的只占37.5%，英國人經營的却占62.5%^①。由於馬來亞錫砂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位，它就成為英國壟斷資本掠奪目標之一，英國資本家每年從錫礦中獲得巨額利潤，如從1946年到1950年，他們就已獲得利潤2億5千萬元，1949年亞逸依淡采錫有限公司分發的股息達票面的65%，南馬采錫有限公司分發的達60%，1952年特隆諾采礦有限公司分發的股息竟高達130%，彭亨錫礦有限公司分發的達85%^②，這些都足以說明英國殖民者對馬來亞人民掠奪的程度。同時，美國的壟斷資本也已逐漸侵入馬來亞的錫礦業，美國熔煉公司已在開采霹靂和雪蘭莪的錫礦，並在新嘉坡和檳榔嶼建立煉錫廠。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對馬來亞經濟掠奪上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而且將構成資本主義世界整個經濟矛盾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第三，我們再來談一談中國和馬來亞的關係。這兩個國家不論在交通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有極其悠久而密切的關係，可以說凡是要研究馬來亞歷史而不談到中馬關係和華僑問題，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在前文已經敘述過的部分，這裡不再重複，現在要提出的是世界學者公認“從遠古時代起，就有中國人在馬來亞居住”。“對於同印度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來說，馬來半島曾經是一個適當的基地。馬來亞的大城市新嘉坡和馬六甲，是作為中國、印度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服務的商埠而出現的”^③。我們且不談在史書載籍中屢見不鮮的雙方使節往返的記錄而來簡單研究一下華僑發展的情況，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當我們談及

古代馬來亞時，一定會和三佛齊（室利佛逝）聯繫起來，因為當時的三佛齊曾擴張勢力達于馬來半島的很多地方。根據阿拉伯人的記載，在公元十世紀時，中國人在室利佛逝進行農業生產的為數很多。在十世紀末，廣州、杭州和明州等地已經有店鋪專門同吉打、三佛齊等的商人進行貿易。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齊傳云：“時（十四世紀末）爪哇已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為首，雄視一方”。這一節材料，更具体地說明中國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已有相當的地位了。明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條云：“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費信是隨著名的三保太監鄭和和下西洋的，所記的是十五世紀初的事。其後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林道乾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北大年开辟道乾港，從者達二千多人。十九世紀中，叶德來在馬來亞中部开辟吉隆坡，極一時之盛。這些都是當地人民津津樂道的史實。至于划地 斤港，變曠野荒郊為繁榮富饒的城鎮的，更是指不勝數。僅就柔佛一邦而言，華僑開港達三十餘處，對當地的經濟建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我們在研究馬來亞華僑發展的過程時，還要注意“會黨”與“販豬仔”兩個問題。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材料非常豐富，可以單獨寫成專書，我在此只能極其簡略地提一下。在馬來亞的中國會黨有天地會、三合會、三点會和三星會等，也有取名公司的，如霹靂的義興公司和海山公司等。會黨中人的南來是和中國國內農民起義有關的，尤其在明末和太平天國時期流亡到馬來亞的很多，他們原有在力量壯大後重新回到祖國進行革命鬥爭的願望，但是由於私有制所帶來的自私自利觀念，造成內部分裂，互相格鬥，把力量抵消，反被英國殖民者分化，並借口向馬來各邦干涉，來達到他們侵略的

目的。“販猪仔”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用殘酷不堪的手段收買廉价劳动力的一种暴行。当英国殖民者在馬來亞从事掠夺的初期，急需大批劳工来开发各地的宝藏，于是利用他們的走狗千方百计地招致中国人到馬來亞来当“苦力”，那些走狗們用連哄帶拐的手段使他們的主子得到最便宜的劳动力而自己从中取利。我們只要从“猪仔”这个名称来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当时华工所过的非人生活了。但是不論如何，会党中人的流入和“猪仔”的被贩卖入境，在当时都是促使大批中国劳动人民移入馬來亞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人的移入馬來亞，历史很久，而且規模很大，他們的人数增加很迅速，發展成为馬來亞各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据1953年統計，馬來亞各民族人口总数是6,829,124人，其中华侨有3,013,415人，馬來人与印度尼西亞人合計2,941,560人，印度人752,727人，而欧洲人只有22,982人^④。如果分析一下华侨的職業，我們可以知道不論在哪一个行業，都有他們参加在內。在他們中間有“演員、杂技表演者、艺术家、音乐家、化学师和藥师、書記員、出納員、工程师、建筑师、測量員、傳教士、牧师、医生、校長、旅店主、屠宰工人、肉販、胡椒和甘蜜的种植者、糕餅商、車主、布販、酒商、飲食店主、魚販、水果商、渡船商、叫販、坐商和經紀人、油商、鴉片烟館主、当鋪主、猪販、家禽商、米商、船舶用具商、杂货店主、酒店主、侍役、木材商、烟草商、蔬菜販、种植者、花商、制面包工人、磨坊工人、理髮工人、鉄工、船伕、裝訂工人、制鞋工人、制磚工人、木工、傢具制造工人、車輛制造工人、双輪送貨車制造工人、送貨車和馬車的駕駛人員、木炭制造工人和商販、棺材制造工人、制糖工人、建筑工人和承包者、箍桶工人、机器工人、消防隊員、漁夫、金工、槍炮制造工人、制鎖工人、石灰窑工人、泥水工、織席制籃工人、煉油工人、矿工。另外还可以加上漆工、紙扎工人、搬运工人、磨豆腐工人、印刷工人、碩莪蔗糖和甘蜜的制煉工人、鋸木工人、海

員、造船工人、制皂工人、石工、煉糖工人、裁縫工人、制革工人、錫工、銅工、制傘工人、殯葬承辦人、造墓工人、鐘表制造工人、挑水工人、伐木工人和商販、木材和象牙的雕刻工人、卜課算命者、另售商……”等等，這是八十年前的分析^⑤，當然很不全面，分類亦不恰當，不能適用於現在，但是我們可以从這裡清楚地看到馬來亞華僑對於當地經濟、文化事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重要了。而且馬來亞的華僑已經自成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分工雖然很細，但大別之外不外乎三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是少數，絕大部分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為馬來亞的經濟是典型的殖民地性質，這些階級是隨著殖民地型經濟的發展而形成的。最初到馬來亞的中國人，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但是在私有制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若干年後，一小部分人上升為資產階級，不少人積蓄了一些財產，從事種植或經營買賣，這部分人就成為小資產階級。據 1947 年的調查統計：在馬來亞的采礦工業中，每一萬個華僑里面，有雇傭工人 9,212 人、資本家 87 人、小業主 670 人、其他 81 人；漁業和農業方面，每一萬個華僑中，有雇傭工人 4,582 人、資本家 90 人、小業主 4,522 人、其他 806 人；制造工業方面，每一萬個華僑中，有雇傭工人 7,418 人、資本家 395 人、小業主 2,050 人、其他 137 人；商業方面，每一萬個華僑中，有雇傭工人 4,248 人、資本家 450 人、小業主 5,067 人、其他 235 人^⑥。再從馬來亞的膠錫兩業來看，大橡膠園的雇用工人總數約為 30 萬人，其中 29% 是華僑，錫礦工人總數約為 10 萬人，其中 83% 是華僑^⑦。這就可以說明馬來亞華僑工人階級在當地經濟建設事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英國殖民者不能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因此不得不講幾句“好話”來騙人，有的說，“英屬馬來亞是完全依靠華工而得到繁榮的”；有的說，“華僑是居民中最可珍貴的一個民族”；有的說，“依靠

他們的才能与勞力，馬來亞才有今天的成就，馬來政府和它的人民，对于这些勤苦耐勞守法的華僑，所要表达的謝意，不是言語所能形容……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自華僑之手”^⑧。在新嘉坡萊佛士博物院的門口，还豎立着一个代表中國人的銅像，上刻銘文云，“此華人半身銅像為藝術家史德齡于一九三九年寄贈星坡者。華人素以堅忍耐勞著稱，叻、嶼、呷三府暨馬來全屬今日之繁榮，得諸華人能力者，良非鮮淺。史君敬仰此优异之點，乃以此像相贈云”。話雖說得很漂亮，但是究竟是誰得到了好處，英國殖民者是不是真正會感謝華僑的勞績呢？絕對不會。除了極少數仰承他們鼻息的買辦階級外，絕大多數華僑忍受着殘酷的剝削和無情的壓迫，這是帝國主義者一貫玩弄的手法。

我提出馬來亞的三個特點而加以比較詳細的敘述（有些問題在后面還要補充），主要是要說明馬來亞在世界的交通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重要地位，說明帝國主義國家的鉤心鬥爭，相互競爭的情況，說明英國壟斷資本對馬來亞的掠奪，說明中國和馬來亞的悠久密切的關係以及華僑在馬來亞所起的作用，使讀者對馬來亞的歷史發展有一個初步的概念，便于在閱讀本書時加以對照分析，有些問題，在原書中沒有提到的，也可以補其不足，從而進一步來研究本書中有哪些資料可供參考，哪些論點必須加以批判。

* * *

馬來人著述的馬來亞史，最著名的是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⑨。據說它的著作者是柔佛王子羅閣·蓬蘇（Raja Bongsu），也有人考證它是蓬蘇的首相冬·悉利·蘭能（Tun Sri Lanang）所編。它有好幾種版本，也有好幾種譯文，有一種用羅馬字拼音的刊本，現在用作馬來學校中的課本。嚴格地說，它不能稱為史籍而是類乎我國的演義小說，把一些傳說和神話湊集成章，與其說是一部歷史著作，還不如說是馬來民族文學的代表作品，但是由於它是

馬來民族的唯一歷史文獻，並對滿刺加王國的興亡和列王的史實記載得很詳細，所以仍應列作研究馬來亞歷史的重要參考書。馬來紀年敘事至1612年為止，關於葡、荷、英等國的殖民者在馬來半島競爭掠奪的情形，在這本書中當然是找不到的^②。

英國人所著的馬來亞史，比較著名的有瑞天咸 (Sir Frank Swettenham) 的英屬馬來亞 (British Malaya)、衛金孫 (R. J. Wilkinson) 的馬來亞民族史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Malays)、密爾斯 (L. A. Mills) 的英屬馬來亞史論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和溫斯泰德 (R. O. Winstedt) 的馬來亞史 (History of Malaya) (即本書)。這幾本著作都系統地敘述馬來亞的歷史發展，但是其中最著名的還是本書，因為它所敘述的史實，從遠古到二十世紀初期，參考了印度、馬來、中國、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文獻以及一些考古調查報告，資料比較豐富，並能按照年代敘述在馬來亞發生的重要事件和事實，在馬來亞還沒有一部比較完整的歷史的今天，應該說它還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著者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被稱為是馬來語言和歷史的權威，他曾任柔佛邦的總顧問六年，回英後任倫敦大學馬來文教授，又被推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長。除本書外，他還著有好幾種有關馬來亞各邦的專史，如柔佛史、吉打史、霹靂史、雪蘭莪史和森美蘭史等，大部分刊載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本書最初是作為學報第13卷第1期的內容刊行的，後來有單行本由倫敦 Luzac & Company發行。著者在本書的原序中提出：“由於缺乏石質建築物，人們易於把馬來亞稱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這部簡史將會駁倒這種毫無根據的推斷，相反的，專家們可以了解到這本書中每一章都可以寫成一部專史”。我認為這樣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本書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從馬來亞的原始種族和史前遺迹敘述到馬六甲的馬來王國的興亡，著者根據考古調查資料加以

分析研究，也參考了中國、印度和阿拉伯等國的歷史文獻和旅行家的筆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有些問題，如中國與印度間的古代交通路線和東南亞各國一些地名的考釋等，目前尚未有最可靠的結論，因此著者的意見，還是值得我們重視，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綫索。

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溫斯泰德曾任柔佛的總顧問，是英國殖民政策的直接執行者，正因為他“被譽”為馬來亞歷史的“權威”而且在他的議論中充滿着容易混淆是非、令人捉摸不定的辭句，有時表面上似乎在譴責英帝國主義者殖民政策的某些部分，而實質上為它的罪行進行掩飾，使不少人被他蒙蔽，還稱道他是一個“公正”的學者。當然，他不可能在字里行間，不暴露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有時甚至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可是由於他用盡了修辭的方法，我們如果不加細察，也很容易受他的欺騙，甚至中了他的毒素。

我們先從葡萄牙人侵占馬六甲的問題談起。著者對於他們侵略的目的企圖是含糊其詞的，他只描寫馬六甲在十六世紀初期是怎樣繁榮興盛，葡人希望在這裏貿易通商，把他們的進攻馬六甲，歸罪於馬來人和印度人的首先挑釁，好像葡人的大舉侵犯是出於報仇泄憤。可以看一看本書對葡人侵馬戰爭的起因是怎樣寫的：“葡萄牙或許會借口任何事故來侵奪馬六甲，可是憑公正的見解來研究，很顯然盤陀訶羅冬·末太希的貪婪驕橫，以及他的偏信他父親同族的商人，使他很易聽從摩爾人的意見，……當時當地的瞿折羅人号召對那些來競爭商業的異教徒，進行一次神聖的戰爭。最後，據說蘇丹策劃在把薛魁羅和其同伴邀上岸來盛宴款待的時候，把葡萄牙艦隊俘獲，其實這個計謀更可能是由冬·末太希想出來的”^②。著者這樣敘述葡萄牙人的侵略行為，不但減輕了他們的罪行，而且也預留伏筆，為他們自己的掠奪殖民地作掩飾狡辯。我們